



##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41)

# 像豹子一样掠过草原

□刚杰·索木东

评述一个十分熟悉或相对陌生的人和他的文字,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扎西才让我,深交20余年,亦师、亦友、亦兄。有关他和他的诗歌,一直以来,都因为过于熟悉而无法下笔。我们有很多雷——藏汉二元文化熏陶、故土甘南人文情怀、师范大学教育背景、不变主题恒久吟唱……这些,让我在端详他和他的诗歌时,更多的其实是在审视自己和自己的内心。

生活中随和、谦恭、为人师表数十年的扎西才让,他的诗歌,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只豹子的印象——特立独行,迅捷有力、直抵内心。

记得在“藏人文化网”与他做深度访谈时,扎西才让曾经这样说:“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思考这样3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写什么?我们怎么写?这其实就是3个有关写作的大问题。不思考这3个问题的的人,永远只是个文学爱好者,从事的是盲目写作。思考并能够解决这3个问题的作家诗人,才能在文学创作队伍中留下他高大的背影。10年前我就思考这3个问题,但到现在一直没有处理好,原因很多,外在的、内在的,主观的、客观的,都有。我不是一个怀抱大志的人,可在写作上还是有着自己的理想。”

显然,站在这个高度上,扎西才让的写作,是严肃的写作,是有理想的写作,是有厚度的写作。这就注定他的文字,贴着“扎西才让”这一风格显明的标签,在中国诗坛标新立异,成为藏汉汉语诗坛和甘南诗坛“70后”的代表性诗人。

综观扎西才让的诗歌创作,试从民族忧患、人文关怀和亲情爱情三个方面加以解读。

### 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忧患

作为藏族诗人,扎西才让的诗歌,势必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而作为西部的诗人,他的诗作,也必定具备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在一定程度上会禁锢作者的创作视野,但是在更大程度上,会让作者在熟悉的土地上,肆意地翻滾,沾满一身实实在在的泥土。

作为一名用汉语创作的藏族人,生长在藏汉二元文化交融、牧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交相辉映的甘南大地,扎西才让的“边缘人”身份带给他很多的困扰,但与此同时,也给了他另一双审视母亲、故土和文化的眼睛,另一支记录大地和母族的存在、逝去和未来的笔。

他的诗歌,从上世纪90年代的《献辞》《雪猎》《哑冬》,到后来的《起源》《隐疼》《我的诗歌北方》,再到今日的《仓库》《去年夏天》《想象无法改变现实》等,都无不体现着“用第三只眼看世界”的深邃和洞察。

1993年8月,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扎西才让,回到故土甘南,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歌《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有人从远方揣着怀念回来/有人在道路截住九月/拍下骨灰和泪水。”这个黑男一样,突然杀人中国诗坛、一鸣惊人的校园诗人,怀揣着荣誉和喜悦,在母性的大地上看到了硕果,看到了丰收,更看到了正在消亡中的记忆和故乡:“听到秋天的咳嗽被霜覆盖/秋天的孩子/从莽过祖父的水里/捞出被苦难浸泡的种子。”——这样的句子,我读到了海子,读到了诸多农家子弟,直面烈日下的麦芒时的无奈和痛楚。

这样的痛楚,在他的《献辞》中依然如故:“是什么隐在我的眼里越来越深/是什么封住我的嘴唇拒绝哽咽/你:赤身裸体的甘南,贫穷的甘南/我爱你这如饥似渴的甘南。”这样的痛楚,在他1998年的诗歌中日渐炽烈:“草从坡上下来/拥挤在我身边/沉默又寡言。”这种沉

默,是丰厚大地的沉默,是传统断裂的沉默,是诗人内心的沉默。作为诗人,在这样无奈的沉默里,我们“黑夜的瞳仁破碎了/碎片是灯/那微弱的光芒惊醒了我/在这空空的甘南桑科/我不想两手空空地面对甘南桑科/像个哑巴/在怅望中说不出一句话”(《在甘南桑科》)。敏感的精神被一再刺痛,灵性的笔端被再次唤醒——作为诗人,只能用自己的文字和内心,记录即将逝去的故乡。

作为诗人,尤其是作为藏族诗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隐忍、趋善、向上的精神,始终浸透在我们的血液中,永远引导我们心怀慈悲、满怀希望:“现在是春夏之交/我的先人们始终缄默不语/而土地依旧肥沃着/五谷一下地就悄然苏醒”(《落户》)。“这都是去年春天的事了/每次我们起身离开,都会看到其他动物来到这里/吃些草,卧下来,咀嚼着午后的阳光/长久地占据了我们的位置”(《仓库》)。“只有雪域的阳光普照着万物/在高处和远处/使诞生着的继续诞生/已消亡的再次孕育出奇迹”(《起源》)。当那些迷人的传说和优秀的传统,在后工业时代逐渐被淡化、扭曲甚至烟消云散的时候,诗人,就站在母性的大地上,用咯血的音阶,呼唤着未来。

### 基于人文关怀的作家品质

一个作家,惟有具备人文关怀,才配得上“优秀”二字。一个优秀的作品,惟有体现人文关怀,也才有传播的必要和传世的可能。扎西才让和他文字中的人文关怀和他的大学密不可分。中文系4年的科班学习,带给他的不仅仅是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和娴熟独到的文字驾驭能力,更给予他用“关怀”的眼光审视世界和文学的优秀作家品质。

山后,死者巡视并劳作过的土地,又肥沃了一年。山前,那片树林中的阳光还是那么多。我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天早黑了。我一点都不困,放下了柴火。但还是隐隐生出了疼痛,生出了山前山后的景色。生出了肥沃的土地下长眠人的寂寞。——《隐疼》

这样的隐痛和寂寞,其实就来自诗人那颗心怀万物、敬仰生灵的爱之美心。

当黄昏临近,当一个又一个日子在浑浑噩噩中远去,当我们在某个城市的夹缝中猛然惊醒,是不是应该让“时常关注的那只豹子,也从心里苏醒过来”?“我从异地归来/目睹了现代文明下的古王国/可是谁打马驰过/不屑于年轻的热血?/是谁从我身后的秋天里/抱走生命的青稞”(《高原的阳光把万物照亮》)。当一幢幢水泥铸就的高楼,逐渐占据绿草和大地;当一个个繁华热闹的城镇,雨后春笋般宣告着工业时代的胜利,我们注定,将要成为失去故乡的一代。

恒然,时代的进程,是每个人不可抗拒的。作为社会的人,我们也在时时刻刻舔舐着现代文明的苦涩和甜蜜:“我指给你看:/被劈断的荆棘。砖瓦堆积的荒凉地带。大楼。广告牌的倒影。高耸入云的信息发射台。做时装模特的藏族少女。烛光杯影里的妙龄少女。蓝眼睛。浙江小贩。异地长发艺人。/人流如潮的大街……一汪明静蓝天。/实现着的海市蜃楼,乍看恍若梦幻。/啊,再也不愿说出:昨日重现”(《蜕变》)。

所以,我们只能“结束了冥想,离开窗户坐下来,回到了原来的愚笨的神态”。这个时候,作为诗人,我们能够思考的,我们应该记录的,是不是只有那片伤痕累累的丰厚大地,还有大地上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着的那些故事?

## 文学评论

扎西才让,藏族。生于1972年,甘肃人。1992年开始写作,已在《诗刊》《民族文学》《星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近50万字。曾获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甘肃省敦煌文艺奖、“诗神杯”全国诗歌奖、《西藏文学》年度作品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

### 基于亲情爱情的自我提升

作家和诗人,扎西才让的第一性首先是人。一个人,在他的旅途中,惟有紧握血液于水的亲情,才会紧握住生命最旺盛的那个根;一个人,在他的旅途中,惟有珍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才会留下岁月中最甜美的那段记忆。作为一个诗人,血管里最充盈的那一腔热血,应该属于他的父母家人;作为一个诗人,血管里最浓烈的那一腔热血,应该属于甜美的爱情。

隐忍的扎西才让始终把对父母亲情的爱,深埋在心中,酿成一壶多年以后的老酒,然后在自己逐渐长成的日子里,仔细品尝回味,慢慢提升自我。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干完了一周的工作,在周末闲暇的时候,我还是徒步上了山,在余晖里,在那棵松柏和那棵白桦下,像母亲当年那样,静静地坐在树桩上,坐着自己的忧伤,坐成一截少年寡语的流泪的树桩”(《母亲坐在树桩上休息》)。近年中年的日子,当我们偶尔慢下来,偶尔去母亲的地头坐坐,突然发现,彻底找不到的,除了流逝的岁月,还有浓得化不开的那份亲情。在《我的父亲》中,“想起三十年前,十一岁的我跟在他的身后,气喘吁吁/翻越太子山时,我倒在风口。天阴得令人发慌/他站在我的身后,蹲在石头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我发笑/太阳也照着我,像照着一个懦弱老人/风也吹在我的身上,像吹拂着一粒尘埃般的希望”读完这样的句子,每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不仅会流下热泪,还会找到我们被父亲用平凡崇高的一切人生——“我热爱那高悬于头顶的人类的太阳,那给予我们以信仰的火炬”。

懵懂的情爱和炽热的爱情,在扎西才让豹子一样迅捷、燕子一样细腻的诗句中,更有一掠而过的惊艳:“春天来到小镇。那个晚归的女孩,她的心里怀着一个秘密,她的温湿的嘴唇上带着绿草的芬芳的气息”(《四季》)。“我亲她,摸她,她一个劲地躲着,咯咯地笑,像一只羽翼丰满的羽毛乎的野山鸡”(《表妹》)。“我想去四月的青海,朝拜高原湖泊,而后亲吻贵德姑娘。热身子挨着肉了,紧接满接地亮了”(《怅望之星》)。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再甜美的爱情,也将成为岁月的记忆。而那些记忆,也必将成为男人成长的一个标识:“远离啊,那羔羊唤醒的黎明!那酥油灯下的温馨情怀”(《夜幕下的交际舞》)。“寒冷来临,迫使爱情趋向暗处/而被埋葬了的,将酝酿来年的梦想”(《四季》)。这个时候,诗人终于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生活中说出:“爱过,恨过,生殖过,我已完善了我自己。”

甚至,在一个暗淡的冬末的午后,诗人这样寻找自己:“而现在还是冬末,我还是一种蜘蛛才有的状态。于是我做出冬眠的样子,把我悲哀的身躯慢慢地绷紧,缩成一个两岁的孩子,再也无法记住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冬末》)。这个时候,曾经激情四射的诗人,在烟消云散中返璞归真,彻底完善和提升了自已。

2010年,以自己的方式深情吟唱了18年的诗人扎西才让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七扇门》,收录了他1992年到2010年所创作的90首诗歌,为自己的诗歌创作作了一个小结。他在《后记》中说:“我想将我18年的诗歌之旅画上句号。”但是,他并没有远离诗歌而去。2012年,他在稍事休息之后,以不多的创作量和极高的发表及转载、收录率,再次回到诗坛,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跨越。诚如他在《醉歌》中所言:“毁为美色兮,是银饰的姐妹;/化为落叶兮,是背时的爱情;/渺若轻烟兮,是昨日的修行。//就这样我远离红尘,不带走一两白银。”

## 平易、平凡中的文学品质

——简论吕纯晖的创作特点

□陈晓明

士的关系来写母亲的性格和心理。母亲生活的败落与艰辛,在困苦中人们的友爱互助等,都写得十分质朴细致。生活中的那些值得记取的人和事,那些难以了却的懊悔,都是人性深处的一些痕迹。吕纯晖并不去挖掘那些十分深重的伤口,而是写我们生活中时刻要面对的、不断要重复的那些故事。她的作品没有大悲大恸、悲天悯人,却有着耐人寻味的苦涩滋味。

《穷苦朋友》写与一个人力车夫交往的故事,小林来自乡下,靠拉人力车养活一家五口人,租住在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但每次拉“我”都不肯要钱,“朋友怎么能要钱呢?”“我”与小林交往也看得出“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地善良,小林没有城市户口被清退回乡,我四处找人无济于事,只好请小林吃顿饭。这些故事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和友爱。这篇散文不由让人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鲁迅的散文表现的是知识分子自我的自我反省,可以在现代的启蒙谱系里去读出深远意义。而吕纯晖笔下的小林与“我”,有一种生活的单纯性,我和小林生活于同一个空间,这里的差异、间隔、交流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这个空间所里的人和事,没有外在的反思性的观点。吕纯晖自然而然,不抬高生活的叙述,反倒有一个可贵的意味散发出来。小林这个生活不易的底层人有着闽南人惯有的隐忍和不屈不挠。他是车夫,一辈子就想拉车,从不想越轨。吕纯晖写出这种生命的本分,因为她的写作就是本分,她的叙述特点就是本分,写的文字也永远坚守她的本分。在这种本分中我能读出浓浓的闽南文化味道。那些人和事,那种处世的态度,那种平易、平等、隐忍、本分、自强,就是典型的闽南文化。吕纯晖笔下的人物自然地浸淫于闽南文化中,得益于闽文化的韵味。

吕纯晖总是能写出底层生活的不易和坚忍,她的姿态、视角很低,能真实诚恳地和这种人生生活在一起。她对生活和人事物,始终有谦恭之心。真正的平易之心,其实并不容易,思想者都有“大我”的渴望,如何保持一个“小我”的思想,这也有另一种可贵。像《出生地》中母亲对班长《穷苦朋友》中的“我”对小林,不仅有平等、平易这种民间伦理,而且自然流淌着仁慈之心。再如《大红袍》写一对夫妻在武夷山看大红袍,生活得自然自在、无怨无悔,有一种情绪淡淡散落其间。甚至,吕纯晖在写生活中的尴尬和困难时,也有一种自然平和。《书生受骗记》和《书生被盗记》,写了两个处于底层困境中的人的行骗和偷盗。吕纯晖

### ■创作谈

我把我的诗歌,称为爱的印记。

从开始诗歌写作至今,屈指算来,已整整20年。20年来,我所吟唱的,始终是五支长歌。

第一支歌,是我的血缘归属之歌:“神变的猕猴授了戒律/它远离了普陀山上的菩提/当善与向善的邪恶灵肉相合/神土里就长出了五谷/树叶就遮蔽了胴体/秃顶的神学家终于走出他的山谷/那庙宇的建筑者已安然睡去/我也曾听说更多地演绎格萨尔王的说书艺人/早就化为飞鸟逝于天际/只有雪域的阳光普照着万物/在高处和远处/使诞生着的继续诞生/已消亡的再次孕育出奇迹”(《起源》)。

李城在自传散文《永生与你相伴而行》中这样交待自己的民族出身:“我的父系是明代移民而来的汉族,而母系是当地土著藏民。说我的母系为藏族,也只是大概的归类而已,若要寻根溯源,则须回到公元8世纪,那时地的族人也许称为党项拓跋,是生活于青藏高原东部,自己并没有什么民族归属意识的牧人。”在甘南,像这样有着新鲜血液的人是数不胜数的,他们或领着汉族身份,或领着藏族身份,或领着土族、回族和蒙古族身份,沉静而坚韧地生息在安康大地上。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李城有着类似的民族身份。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里也恒久地流动着藏汉两股血液。这种多民族血液在个体身上的悄然汇集,使得我们既骄傲,又无奈,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成为游离在准民族之外的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这既是一支血缘归属之歌,也是一支民族认同之歌,这歌声有着发自内心的寂寞和孤独。

第二支歌,是嵯峨孤寂的生命之歌:“太感伤了啊/我的青春时光像干草一样/被一车一车运走/每一车都蕴藏着隔世的月色/每一车都有黄金打就的阳光/且不说田野里那安然下坠的乳房/也不说那藏红花嫣红的山梁上/爆起的缕缕桑烟/已不在低空轻扬/太感伤了啊/八月的西倾山下/渐渐退去的是三河一江的吟唱”(《八月》)。

在这支歌里,我着意抒写的是个人的生活体验与灵魂自省,以诗歌这种文体,感知与生命有关的神秘之感,感受活着的美丽和幸福、凄楚与无奈。

第三支歌,是深情沉郁的故土之歌:“风吹草低,一丛悲愤而落魄的矢车菊/仿佛归乡之路上的注定的献辞/是什么隐在我的眼里越来越深?/是什么封住我的嘴唇拒绝哽咽?/你:赤身裸体的甘南,贫穷的甘南/我爱你这如饥似渴的甘南/我爱你高悬的乳房:日和月/神秘而温热的子宫里栖息的甘南/我爱你金翅的太阳,蓝眼的月亮/我爱你高处的血性河流/信仰你远方的白银雪山”(《献辞》)。我的故土甘南是全国10个藏族自治州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在这片总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息着藏、汉、回、土、蒙、满等24个民族,近70万人。茂密的林木,广阔的草原,奇特的景观,久远的古迹,浓郁的风情,多元的文化,使得这弹丸之地,就像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的凤凰、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乡一样,成为甘南众多艺术家魂牵梦绕的地方。甘南本土藏族作家诗人,以歌吟者的身份,立足于屋檐上的甘南,远眺苍茫的雪域,凝视深情的青藏。我和他们一样,也沉吟,也思索,也发现,将笔墨倾注于对故土甘南的描写与歌颂,认定它就是自己灵魂的故乡。

第四支歌,是悠远绵缛的爱情之歌:“格桑盛开在这村庄/被藏语问候的村庄,是我昼夜的归处/怀抱羔羊的卓玛呀/有着日月两个乳房,是我邂逅的姑娘//春天高高在上/村庄的上面飘舞着白云的翅膀/黑夜里我亲了卓玛的手/少女卓玛呀,你是我初嫁的新娘//道路上我远离格桑盛开的村庄/远离黑而秀美的少女卓玛/眼含忧伤的姑娘呀/睡在格桑中央,是我一生的故乡”(《格桑盛开的村庄——献给少女卓玛》)。爱情,不仅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更是人类永恒的记忆。爱情的力量使我倍觉活着的幸福和生活的甜美。我时时抒写个人的爱情经历,实际上就是警告自己:这种感情,这类记忆,或许就是自己一生的财富。

第五支歌,是伤感无助的双亲之歌:“母亲生前/那层霜落到柏树、常春藤和黄绿色的苔藓上/落到诊所、医院的屋顶上,落到通往佛塔和寺院的小径上//夜更深更冷了/母亲往火炉里又丢了几根柴/她的五岁的儿子闹着要吃鸡蛋/圆滚的白色的鸡蛋/还未来煮熟就散发出幽幽的芳香//院子里静悄悄的/母亲给她的三个女儿盖好了被子/她想起的丈夫是那么模糊/仿佛他工作在一个遥远的异域//母亲死后/那层霜落到草帽、马鞍和屋顶的经幡上/落到草场、海子和双江河的岔口上/落到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悲痛的眉毛上//鸡已叫了三遍/母亲还不想离开/她守着她的肉身/像守着一生的孤单//好多年过去了/她凝聚在暗淡眼睛里的那层霜/还像一种慢性疾病/长久地停留在她的儿女们的心上”(《那层霜》)。1993年母亲去世后,我一直想写些纪念母亲的诗歌。然而悲痛郁积,使我不能长歌当哭。后来,在朋友家,聆听了腾格尔演唱的《我与父亲》,当歌唱家在歌声中追根溯源寻找生命的轨迹时,那质朴深情的歌声,让我想起早已谢世的母亲。现在仍为子女的生计操心的父亲,我多想大哭一场,但却陷于沉默,流不出眼泪。母亲去世10年后,我才以儿子的身份,写了很多首献给父母的诗,以此表达对双亲的认知、理解、怀念与热爱之情。

五支歌,记录了我的文学之旅,囊括了我的诗歌之梦。这些诗歌,是我对民族、故土和亲人永不磨灭的爱的印记。

### ■看小说

## 蒋韵《朗霞的西街》

### 岁月悠长曲款款

蒋韵笔下的故事都是吟唱出来的,她娓娓道来的一切,都能让人感到一种近似于永恒的节奏和韵律,那是悠远的人类的呼吸,是经久的世间的喟叹。《朗霞的西街》(《北京文艺》2013年第8期)中,西街是古旧悠绵的,那里有丝丝缕缕缠挂不清的人和事,蒋韵于不经意间舒缓地讲述了女主人公家的矛盾“活泼地”,却不忘埋下一个突兀的“惨烈”二字作为悬念。母亲马兰花18岁嫁给国军连长(朗霞的生父),却又守了寡。她委婉谢绝关心她的适婚对象赵彼得大夫,与老女佣孔婶相依相扶,又与邻居吴锦梅交好。随着朗霞的长大,朗霞对后院“活泼地”有了警觉和幻异……故事的高潮是朗霞意外撞见了“白毛鬼”,这原是大人吓唬小孩的一个“虚诞由头”,如今却真的就有——原来,白毛鬼不是真的鬼,而是躲在地窖里8年未死的那个国军连长……朗霞无法再待在这古老幽暗的西街,她离开了自幼居住的老宅,流落他乡。乐曲在此并未戛然而止,却把赵彼得不渝的情怀推向人生的高潮,展现了人性本真的爱 and 善。这份人世少有的温暖让坠入黑暗中的朗霞在最痛苦的煎熬中选择了择善而生,获得了精神的成长。

蒋韵的故事没有《高山流水》般的高尚情怀,更不似《广陵散》隐含咄咄杀机,只是《平沙落雁》,缓缓地俯冲、降落,在沙滩上安然入睡……但这舒缓、悠游中却蕴含着奇曲和惊悚。

## 孙频《无相》

### 尊严与耻辱,痛苦和残忍

孙频的中篇小说《无相》(《长江文艺》2013年第8期)从一个狭小的角度,写出了人性的幽微与挣扎。两个本来毫无关系的人不期然有了瓜葛:拥有地位和财富却又孤独的廖教授为支援贫困生于国琴,每个月往她的饭卡里打300元生活费。随后,系里安排于国琴勤工俭学,每周去廖教授家帮忙做家务。于国琴抱着还债兼感恩的心理去了廖教授家,廖教授似乎也盼望着她的到来。于国琴来自贫穷落后的吕梁山区,那里至今延续着一个悖谬常理的乡俗——拉偏套,即女主人可以任意寻找其他男人来贴补家用,交换条件就是“性”。后来,廖教授“请求”于国琴接受他额外的金钱,于国琴一边惴惴不安,一边不得不收下这钱。她分明感觉到,他们两人之间“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渐渐长出了血肉联系”。这同时,于国琴又开始莫名地等待着什么,她早就猜到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终于,有一次,老教授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孩子,你把衣服都脱掉好吧?让我看看你的身体,好吗?”而于国琴心底的那声呐喊是:“它终于来了。”

小说对于国琴矛盾纠结心理的展示,细腻精准而又尖锐直白。于国琴离开家乡走进学府,无时无刻不想和过去的耻辱告别,却不幸又陷入大山里妇女命运的怪圈重复中,她因尊严的丢失而悲愤,因遭受的耻辱而残忍,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哀和大不幸。

(刘晓明)

# 永不磨灭的爱的印记

□扎西才让